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一

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二



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三



費樹德先生文選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一

黃  
幹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2024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二

黃幹撰

中華書局

2824

黃勉齋先生文集

三

黃  
幹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黃勉齋先生文集 三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 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 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

## 原序

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。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。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。於師門最爲親密。文公退居山谷。幾三十年。討論經籍以惠後學。先生日侍左右。纂集考訂之功居多。及出而從政。施爲本末。卓有可觀。不合於時。引身而退。其出處亦與文公和類。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。而先生則具體而微焉者也。師弟子淵源授受。一盛於洙泗。而再盛於伊洛。孔門七十子。獨稱顏淵好學。而曾子爲能傳道。伊洛高弟如游楊呂謝輩。彬彬盛矣。而考其所學。尙未見許於其師。甚矣盛德之難。雖親炙於至聖大儒之門者。猶然。先生志堅思苦。文公蚤知其足任吾道之託。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。是聖門之顏曾也。余嘗讀先生之言曰。進道之要固多端。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。一切榮辱得失利害。皆不足道。只有直截此心。無愧無怍。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。其誨學者曰。人不知理義。則無以自別於物。周旋百出。自少至老。不過情欲利害之間。甚至三綱淪九法斁。亦將何所不至。觀其所以自勵與教人者。確乎其至實。渙乎其至嚴。見道之明。而守道之篤如此。真可謂不負師傳者也。文公嘗謂南軒云。亡吾道益孤。所望於直卿者不輕。及作竹林精舍成。遣先生書。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。編禮之命。深衣之付。於門人弟子中親倚獨切。豈偶然哉。先生政事亦絕人遠甚。如辨和州獄。感夢井中。築安慶城。事不費而民賴之。辟荆湖幕府時。慷慨事功。使得究其設施。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。乃當事者忌而擠之。而先生亦無復用世

河英退居田里，編禮著書，巴蜀江湖之士，皆來受學如文公時，何其盛也。先生文集凡若干卷，余選而刻之，其義理精微，文章宏達，與文公氣象不異。噫，師弟子淵源授受之故，讀者可以慨然興起矣。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冬長至日，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。

## 本傳

黃幹字直卿，閩縣人。受業朱熹。熹語人曰：「直卿志堅思苦，與之處甚有益，遂以其子妻之。」熹作竹林精舍，遣幹書，有他時可請直卿代，即講席之語。病革，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，手書與訣曰：「吾道有託，可無憾矣。」幹持心喪三年。調監石門酒庫，韓侂胄謀用兵，吳獵帥湖北，訪以兵事。幹曰：「聞議者欲爲大舉，深入之謀，果爾，必敗。此何時，而可進取哉？」知漢陽軍，值歲饑，糴客米以賑，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。幹報以「乞候幹罷施行，荒政具舉，旁郡饑民惠撫均一，春暖願歸者給之糧，不願者結廬居之，民大感悅。」知安慶府，金破光山，安慶相去不遠，民情震恐。幹修守備，分城爲十二料，先自築一料，計其工費，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。日治府事，夜入書院講論經史，城成，上元張燈，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。有老嫗百歲，二子與之，諸孫從至府致謝。幹禮之，命具酒炙，勞以金帛。嫗謝曰：「老婦之來，爲一郡生靈謝耳。」太守之賜，非所冀也。不受而去。金人破黃州，淮東西皆震。獨安慶按堵如故。霖潦月餘，城屹無虞。舒人相謂曰：「不殘於寇，不陷於水，生我者黃父也。」徙知和州。幹移制置李珣曰：「今日之計，莫若用兩淮之人，食兩淮之粟，守兩淮之地，然當先明保伍，保伍既明，則爲之立堡砦，蓄馬繕器，以資其用，不過數月，軍政可成。」珣不能用。珣往維揚視師，招幹偕行。珣幕府多輕儇之士，僚吏謀畫皆沮抑，人心不附。時流移滿庭，而諸司張宴無虛日。幹知不足與共事，歸自揚州，辭郡乞祠，閉閣謝客。復與珣書曰：「浮光敝退已兩月，不知吾所。」

措置者何事。而施行者何策。邊備之弛。又甚於前。日復一日。恬不知懼。恐其禍又不止。今春矣。向者輕信人言。爲泗上之役。喪師萬人。良將勁卒。堅甲利兵。不戰而淪於泗水。黃團老幼。俘虜殺戮。盱眙東西數百里。莽爲邱墟。安豐浮光之事。大率類此。竊意千乘言旋。必痛自咎責。出宿於外。大戒於國。曰。此吾之罪也。有能箴吾失者。疾人諫。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。討論謀畫。以爲後圖。今歸已五日矣。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。賞牡丹。用妓樂。又聞總領運使答請宴賞亦然。又聞宴僚屬亦然。邦人軍士聞之。豈不痛憤。且觀牡丹之紅豔。豈不思邊庭之流血。聞管絃之啾啾。豈不思老幼之哀號。睹棟宇之宏麗。豈不思士卒之暴露。食酒饌之豐美。豈不思流民之饑餒。敵國深侵。宇內騷動。主上食不甘味。聽朝不怡。大臣憂懼。不知所出。尚書得不朝夕憂懼。而乃如是之暇逸耶。今浮光之報又至矣。金欲以十六縣之衆。四月攻浮光。侵五關。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。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。以萬人刈吾麥。以五萬人攻吾關。吾之守關。不過五六百人。豈能當萬人之衆。則關之不可守決矣。五關失守。則蘄黃決不可保。蘄黃不保。則江南危。尚書聞此。亦已數日。乃不聞有所施行。何耶。同幕共砥排之。未幾。光斬黃州繼失。幹力辭。再命知安慶。不就。入廬山。訪其友李燔陳宓。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。俯仰其師舊跡。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。山南北之士皆來集。召幹人對。在位者忌幹人見。必直言邊事。以悟上意。乃羣擠之。幹遂旋里。弟子日盛。借鄰寺以處之。質疑詰益如烹時。命知潮州辭。乞致仕。卒。贈朝奉郎。諡文肅。



# 黃勉齋先生文集目錄

卷之一

書

卷之二

書

卷之三

書

卷之四

書  
銘

卷之五

記  
序

卷之六

題跋  
啓  
擬奏

卷之七

黃勉齋先生文集 目錄

公劄 雜著 祭文

卷之八

行狀

#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一

書

## 與晦庵朱先生書

幹門戶衰替。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。收教子姪輩。使盡知孝弟忠信。每自謂留心於此。亦居家職分所當然者。閒有親舊之子。爲之授句讀。解釋訓詁者。則受其束脩。以贍老幼。又年長好讀先生書者。則與之切磋。以更相勸勉。舉業聽其自爲。讀書次第。用心要領。則尹先生所謂臣師程某曰者。所當遵守也。幹大要且勉令立志。其次以收放心。義理訓詁。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。有不甚曉者。則以所聞告之。張先生所謂五益者。亦信乎不能無補也。但歲月如流。城居人事紛擾。無復靜坐觀書之樂。此爲可慮耳。警勵之誨。敢不服膺。繼此數蒙教誨。以警怠廢。幸甚幸甚。

幹同二姊領女兒輩。以十九日達侍旁。途中賴尊茆。皆無恙。至家。兄弟畢集。親老歡喜。蓋桑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者。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。未易釋耳。三哥苧溪得爲一宿之款。意緒甚佳。彼中諸事得所付託。諒深慰愜。莆中見鄭子上已。與約行期。今遣六人并轎往從之。趙帥小不安。未欲見之。渠遣人招呼。昨晚往見之。問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。幹謂不知其故。想是自有見處。帥云。南康之政。凡事皆欲按案理會。雖前官已結斷者。亦多改政。又謂如前官已斷者。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。不必理會。一是免得發前人之

失。二亦得事簡。若一一理會。恐反長姦猾。幹答以事到面前。亦只得爲他理會。況前官所斷已錯。人情或有冤抑。安能不爲之動心。帥卻云。只令經由以次官司。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。偶渠坐閒。人吏羣立。不欲力與之辨。似此等議論。百姓何賴焉。義理不明。雖有美質。終爲邪說所惑也。浦城之寇。嘯聚百餘人。臨江一市。焚毀大半。幸已撲滅。此皆非細故。石應之以王黨見逐。徐居厚不知其故。呂子約除藉田令。方郡儉彙征。不知子約知幾之明。克亂之才。果可以周旋其閒否。幹一兩日人事擾擾。書院中六七小童。得方大哥監視之。可以杜門終日。尋繹遺經。足以自樂。未有請教益者。當俟後便也。彼中有便。數蒙誨賜。慰此拳拳。幸甚。

## 與某書

名失

林井伯歸。聞先生尊體不安。甚以爲念。及得此書。筆畫辭意。殊無病狀。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之詳。方稍自慰。終以書會相絆。未能走侍爲恨。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。先生拳拳宗社之意。固未忍忘。然禮與時合。且得省分疏。亦是一事也。幹衰病之軀。日困多事。自妨已業。甚以爲懼。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。初亦且令識得性情部伍。認得虛靈體面。庶幾讀書存養。不至全無著落。然學者之患。在於志卑氣弱。度量淺狹。規模褊陋。則雖與之細講。恐終無任道之意。故須是有大規模。又有細工夫。方成个人物。故常以此提撕之。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。亦此意也。幹自治未至。何以教人。願誦先生之言。與朋友共講之。亦賴以自警耳。幸先生有以警教之。精舍朋友。聞稍有人。雖多方以禁之。而卒不能以厄其來。亦足見先

生之道益尊。而人心之理未易泯也。楊丞此來。畱半月餘。學者如此人。誠不多得。其習襟無一物。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。讀書窮理。比舊似稍通曉。但說不甚出。亦不甚能問辯。且自言其平生仕宦。視辛幼安輩如小兒。獨於先生之前。則畏憚不敢發一語。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。若其有所得。卻勝似世間一種心地。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。羣仲至。屢相見。其說多而雜。虛泛而無倫理。然其蕭散樂易之意。亦今之所難得。見先生與渠書。句句皆藥石。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彙。則又止似溺於所好。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。鄭齊卿下喬入幽。大爲失計。讀書似得路徑。漸直亦勉其再往。然苦多病。未能也。庚二哥。觀其氣象。亦漸律帖。但後生心性難馴。易變。安得一旦翻然棄其童習。而惟家學之是慕耶。丁寧誘掖以漸。葉一

與辛稼軒侍郎書

幹拜違几舄。十有餘年。禍患餘生。不復有人世之念。以是愚賤之迹。久自絕於門下。今者不自意。乃得俯伏道左。以慰拳拳慕戀之私。惟是有懷未吐。而舟馭啓行。深夜不敢離遠。終夕展轉。如有所失。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。剛大之氣。真一世之雄也。而抑遏摧伏。不使得以盡其才。一旦有警。拔起於山谷之間。而委之以方面之寄。明公不以久閒爲念。不以家事爲懷。單車就道。風采凜然。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。雖然。今之所以用明公。與其所以爲明公用者。亦嘗深思之乎。古之立大功於外者。內不可以無所主。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。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。今之所以主明公者。何如哉。黑白難揉。賢不肯混。穀侯諛滿前。橫恩四出。國且自伐。何以伐人。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。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。國家